



# 云南儿童文学选

# 云南儿童文学选

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昆明



责任编辑：肖功川

封面设计：贾国中

云 南 儿 童 文 学 选  
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昆明7216工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.625 字数：190,000

1984年2月第一版 1984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5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973 定价：0.92元

## 前　　言

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，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。丰富多彩的边疆、民族生活，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深广的源泉。建国以来，由于党的关怀和重视，云南儿童文学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，创作出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，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了精神食粮。这本《云南儿童文学选》，就是建国以来云南儿童文学的集锦，选编了四十二位作者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五十二篇，其中小说、散文、童话三十一篇，诗歌十八首，寓言三篇。这些作品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，有的曾在国内获奖。她是我省文苑中一簇绚丽的花朵。

这本选集中的作品，题材广泛，多样。她从各个不同的侧面，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。从解放战争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，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云南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活，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。这些作品，有反映边纵游击战争生活的，有描绘解放前矿山生活的，有反映解放后各族少年儿童现实生活的。有写边疆各少数民族的，也有写内地汉族的；有写城市的，也有写农村的；有写学校生活的，也有写家庭及其它社会生活的。塑造了众多的优秀少年儿童的形象。他们生活在新社会，热爱党，热爱祖国，热爱社会主义，努力学习，友爱团结，勇于克服缺点，维护集体利益，保护国家财产，勇敢地与坏人坏事作斗争。他们在党的培育下，健康地成长着。

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富有儿童情趣。

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方面，具有文学的共性，但又有其特性，即富有儿童情趣。它也要真实地反映生活，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；不过由于儿童与成人在生理、心理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，对世界、生活的认识理解不同，有时还会截然相反。有很多成年人感兴趣的东西，少年儿童不一定有兴趣；有些成年人不在意的，却能引起少年儿童很浓的兴味。在对事物的表述和语言上，少年儿童与成人也有很大差别。少年儿童更富于想象、夸张，语言简单，但很生动、具体。所以，儿童文学所反映的生活，所塑造的人物，不论成年人还是儿童（或童话中的“人物”），都须是从孩子的眼中看来的生活和生活中的活人。儿童文学在表现手法和语言文字方面，朴实无华，生动有趣，能启发读者的丰富想象。只有充分注意少年儿童的特点，才能创作出富有儿童情趣的作品来。

这本选集的作品，在题材和表现形式、语言文字方面，都具有少年儿童的特点。

小说选取了孩子感兴趣的生活侧面，除了写学校生活的，也有写其它社会生活的，如革命战争、生产劳动等。它们不是着重于正面描绘那些主要是成人从事的活动，而是着重写孩子参与的那一侧面，写少年儿童的锻炼成长。小说中还有主要写成人的，但选取了孩子们感兴趣的那一侧面，这些成人也就成了“孩子们眼中的成人”。

写儿童的文学作品并不一定是儿童文学。儿童文学也可以写成人的生活，写得好，有儿童情趣，小读者也是很爱读的，关键是要儿童情趣。

这本选集中的童话，“人物”虽多是动物，但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儿童的思想感情。在孩子们看来，童话的世界就是现实

世界中的一部份。

这本选集中的诗歌，吟咏的是儿童生活，抒发的是儿童的情怀，对儿童不无教益。

写好儿童文学，写得有儿童情趣，能抓住小读者，这确实是较难的。要爱儿童、知儿童。儿童情趣从儿童生活中来。只有从他们的生活中摄来的情趣，才能引起孩子的共鸣。

本书的作者中，有的多年从事儿童文学，有的主要写“成人”文学作品，只偶尔写一点儿童文学；有老作者，也有新涌现的青年作者。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愿，热心为儿童创作。他们常深入儿童生活，留心观察和研究儿童的特点，所以才写出了这些富有儿童情趣的作品。

由于这些作品大多直接取材于云南各族人民的现实生活，可以说它们所描绘的五彩斑斓的生活图景，是云南儿童心目中的边疆生活画卷。边疆、民族特色，便是这本选集的又一特点。

这本选集的作品，没有猎奇，没有收罗很多奇花异草、怪兽珍禽，也没有去渲染一些少数民族的落后风习，而是着墨于刻划既有民族特性又有个性的人，努力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族精神。

其实，文学作品的边疆、民族特色不需猎奇，只要老老实实地从边疆、民族生活中提炼生活的真实，作品便会散发边疆、民族的气味。本书中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有若干篇，但各篇勾画的生活图景异样，而且一看就知其是云南某民族地区。有写草原的，写森林的，但写的草原和森林都有云南的特点，与其它地区的草原、森林不同，植物、动物、气候、景色不同，根本的是人不同，人的生活不同。本书的童话中，有的取材于云南少数民族生活，也带有民族特色。

本书的作品，不仅在内容上有浓郁的边疆、民族生活气息，还注意吸收了各民族大量的生动语汇和表现手法。

这本选集也还有不足之处，主要就是：选集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，与云南边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相比，还有一定距离；与各族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需要和要求相比，还有较大差距。现在的云南儿童文学创作，与新时期边疆的生活和少年儿童的需要及要求也还存在较大差距。为尽快缩小这一差距，希望一切热心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者，继续努力深入生活，为新一代创作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；希望一切熟悉儿童生活的人，教师和其他少年儿童工作者，在百忙中抽暇将所熟悉的儿童生活提炼成儿童文学作品。

培养和教育少年儿童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命运的一项战略任务。现在，全党全社会都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。文学界也同样负有光荣使命。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，离不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。有时，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会影响一批儿童的终生，使他们开阔眼界，树立理想乃至确定人生的道路。

伟大祖国已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，正踏开大步前进，为文艺创作开拓了更广阔的前景。儿童工作得到了全党全社会的关怀和支持，我们相信，云南儿童文学事业将更加繁荣。

这本选集虽说是云南解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儿童文学萃集，但由于时间较紧和编选工作的缺点，可能遗漏了一些较好的作品，谨向读者表示歉意。本书篇目的编排，基本上是以小说、散文、童话和诗歌、寓言两大类，按原发表时间为序。

### 编 者

一九八三年四月

## 目 录

金银洞	苗 歌	( 1 )
牧场奇遇	朱德普	( 7 )
洛娜的明珠	钟宽洪	( 14 )
姐姐	孙继斌	( 24 )
两个好朋友	赵克雯	( 32 )
苗家小号手	冯永治	( 44 )
风雨黎明	王梅定	( 50 )
我们三个	杨美清	( 60 )
云上牡丹	李钧龙	( 74 )
彩螺	辛 勤	( 79 )
玲玲	谢满庆	( 88 )
驿路梨花	彭荆风	( 95 )
铜鼓	刘 纶	(103)
一只小锦鸡	普 飞	(114)
小象努努	康复昆	(118)
斗野羊	杨明渊	(132)
“四弦王子”的琴	杨玉珍	(137)
小鲤和小花猫	江 水	(152)
金竹筐	乔传藻	(160)
小小银桦树	张昆华	(164)

雨后的山路	茵 芳(170)
森林小老师	张永权(174)
石雕雄狮	文汉鼎(179)
龙恩那	叶 菊(182)
大老憨	王强华(186)
胶子	潇 莹(191)
版纳蛇趣	苏碧波(195)
夜审偷鸡贼	郭思九(199)
风筝	李汉柱(207)
礼物	张焰铎(213)
白雪公主	沈石溪(219)
 音乐会（外二章）	凝 溪(230)
珍珠泉（外一章）	吴 然(232)
山村小学（外一章）	淡 墨(236)
 小翠花（外一首）	刘 御(239)
植树歌（外一首）	聂 索(250)
跳蚤和蚂蚁（外一首）	马瑞麟(252)
美心（外一首）	胡廷武(257)
钻探（外一首）	骆 豪(260)
妈妈，你猜……（外一章）	程丽珠(262)
荔枝谣	雨后苗(264)
鲁班和赵巧	熊长麟(266)

# 金 银 洞

苗 歌

要猜透老人的心才难哩。

那天，大清早，村里大雾遮天，寒气逼人，爷爷却一早叫醒我说：“岩双，起来，我们今天到金银洞去！”

我揉着眼睛发懵：“爷爷，什么？”

“到金银洞去！”

“金银洞？”我爬下床，披上毡子，痴痴呆呆站在屋里，心想：“为什么又要到金银洞去哩？……”

爷爷的花白胡子里藏着一个微笑，瞅我一眼，把个装着叶子饭团的筒帕〔注〕，套在我脖子上，说：

“别愁了。跟我走。你不是很久没去金银洞了吗？”

我记得，从前封建领主掌权的时候，每当家里日子越过越穷——饭锅生红锈，灶膛长青草，谷箩底下蟋蟀叫……爷爷总是连连叹气，捋着胡子，对我们几兄弟说：

“唉，到金银洞去吧，也许，雷佐山神会可怜我们的。”

金银洞在雷佐山半腰上——唉，说穿了吧，哪是什么洞

---

〔注〕筒帕，一种傣族手工精织的背包。

呀，不过是一块陡直的石壁，象刀切的一样——，我们傣族老辈子常说：洞里住着一个好心的雷佐山神，花胡子，白头发，老背着一袋金银，谁家日子过不顺心，只要向他祷告一声，他总是很慷慨地把金银借人……

那时候，我只有放牛的岁数，常跟爷爷到金银洞去。爷爷拿着香烛，我拿着供果——一个菠萝，一串芭蕉，或是别的什么，都是我的守寡的妈妈事先准备好了的。爷爷一路走得很慢，叹着气，勾着头，好象在地下寻针似的。我揪着爷爷的烂衣片片，熬着肚饿，慢慢跟着。雷佐山隔我们村子三十里，路上要走过一片荒凉的坟坝——傣人叫它做鬼哭坝，因为到处都是荒岗，乱石，坟堆，忧愁的矮树林子。爷爷看见这些景物是会伤心的，但我那时是个娃娃，一见那绿绿的山坡，亮亮的云彩，嘁嘁喳喳的雀鸟，撩人眼花的野菊，马上忘了饿，忘了累，撒开手，跑起来。草，软软的，赤脚踩下去有些发痒，风，暖暖的，吹在身上，好象披着一床绒毡……我跑着，唱着，玩着，忘了妈妈的眼泪，爷爷的叹息，快乐得象嫩夕节的春游似的。这时候，爷爷总是用带痰的嗓音吓我：

“快莫高兴了。高兴的人心不诚，到了金银洞，雷佐山神是不借金银的，懂吗？”

我只得放慢步子，低下头，装做忧忧愁愁的样儿。但这一来，我的肚子马上饿了，两眼发花，好象老有两只金苍蝇在额头嗡嗡绕着，肠子一扯一扯，咕咕叫得厉害。我有气没力地说：

“爷爷，我饿……”

爷爷扶着我，一步一挪，说：“岩双，熬着些，雷佐山神一定会……”但我见爷爷也饿得跌跌撞撞的，又不禁有些心疼他了。我小心眼里忽然怀疑起来：

“爷爷，雷佐山神好象从不可怜穷人……”

“莫乱说，岩双！”

“我们年年求他，年年都穷。爷爷，怎么我从没见过金銀洞哩？”

“有的，岩双，不过凡人看不见……”爷爷喘着粗气，胸口一起一伏，象拉风箱一样呼噜噜响，说：“从前，还在傣族老辈子的时候，金銀洞门是开着的；可是，有一回……”说着，他朝雷佐山那方甩甩手，吐口唾沫，怨声怨气地说：“有两个村子，心太黑了。一个是借了金子，暗中用铜块来还；一个是借了银子，暗中用石头来还……雷佐山神一气就把洞门关了，不再借了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”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“怎么不真？雷佐山脚有两个村子：一个叫曼短——铜的村子，一个叫广幸——一堆石头。村名一直叫到今天……岩双，要是心诚，金銀洞门还会开的。”

我当时为穷人忿忿不平，甚至在心底悄悄骂过曼短和广幸这两个村子……

可惜，尽管爷爷心诚，洞门仍然不开。我们年年求，年年拜，那块石壁永远都是石壁。雷佐山神从来不走出洞来，可怜可怜我们……一年，两年，三年……我家都是受穷，几个哥哥都出外卖工，不常回家；我妈也在村里打短工，找一顿，吃一顿，跟老母鸡找食一样；我跟爷爷干不了重活，便找野菜，拾柴火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就拿着口袋，东家讨一合，西家借一碗……

苦日子一直熬到解放。解放后，人民军队在地边扎了营，傣人世道从此太平了；闹减租，闹土改，农民把封建领主制送

了终，我家日子越过越称心啦！爷爷也越老越有精神，如今，除了哥哥还讨不起媳妇以外，他从来不为别的什么事情操心啦！

我长到了犁田的岁数，很久都没听过谁再提金银洞的事儿。唉，谁料爷爷却还恋着雷佐山神……

要猜透老人的心才难哩。

……出了村子，雾还不散。村道上被夜来的霜气打得湿漉漉的。早起的人吆牛上山，在道上留下几大团新鲜牛粪，热呵呵的，冒着白汽。雀鸟藏在雾里，嘁嘁喳喳，叫得好欢。爷爷拣了一股近路，直往乡上走去。我站住了，好奇地问他：

“爷爷，走错了吧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不是说到金银洞去吗？”

“嗬，嗬……”爷爷龇开掉光了牙的嘴巴，乐呵呵地瞅着我笑，带点狡猾的神情说：“我们先到乡上办件事情，然后再去拜访雷佐山神吧！”他特别把雷佐山神四个字咬得重重的。

我半信半疑跟他走去，心想：“唉，爷爷迷信了一辈子！”

不久，太阳升起了，挑开了雾层，撵走了寒气，像个溜圆溜圆的大金盘子，悬在东山顶上。浑身走得热乎乎的，很快就到了乡上。爷爷大踏步直往乡政府走。乡政府旁边新盖了一幢草屋，里面支着两排竹杆凳子，零零落落坐着几个傣人。爷爷跨进屋，跟人打着招呼，急急问道：

“会计在吗？”

“在，”那些人七嘴八舌答道，扭头喊着：“索凹！索凹！”

他们都不理我，准是嫌我小吧？其实，我已经是个大人了，能犁田，能砍树，而且，说不定哪天我还会串串姑娘哩……我索性背对着人，坐在门口，看院心两只蓬毛红公鸡打架，懒得过问当家立户的麻烦事儿。正看得有味，爷爷喊我过去，从我肩头斜挎的筒帕里，掏出他的草烟盒子。打开盒盖，用指尖掐起一张对折着的字条儿，小心抖开——字条上盖着一颗墨色鲜艳的图章，在人们眼底一晃。爷爷偏起头，眯起眼，看了看，把它递给一个刚从内屋出来的中年人，说：

“索凹会计，这不是？”

会计接过来，看一眼，走进内屋，随口说：“你老人家来的正是时候，再隔一阵，我就到区上去了。”

爷爷嘿嘿笑着：“我算得准吧？”

这时，屋里的人跟爷爷嘁嘁喳喳，说个不停；有恭喜的，有感叹的，有羡慕的，有打趣的……我听出来，他们意思是说：爷爷借到了钱，可以讨孙媳妇啦。……我正奇怪，那个名叫索凹的会计又走出来，带着个笑，把手里一叠人民币一扬，说：

“岩双爷爷，你数一数，六十的整数。”

爷爷笑得合不拢嘴，双手接下，抖着指头，一张一张数着。我呆了，不住地问：“谁借的？谁借的？”爷爷只顾点钱，没有吭声，脸上却堆满笑意。索凹用他的大手在我肩上一拍，大着嗓子说：

“这是乡上刚成立的信用合作社借的，懂不懂？你爷爷要娶孙媳妇啦！媳妇只有一个，你哥弟们可别争着要呵！”

一句话把众人惹笑了。我羞得脸孔血红。平日，外人开哥哥的玩笑也不少了。哥哥二十六啦，早该说门媳妇，但家里没有

积蓄，一拖再拖。专为讨媳妇养下的那口仔猪，越养越老，越老越瘦，口里出了獠牙，背上毛都脱了。照我们傣人风俗，大哥哥不娶，姐妹也不好出嫁，熬了这么几年，把爷爷跟妈妈急得日夜不安……

一会儿，爷爷点完钞票，塞进贴身的衣袋里去，捋捋胡子，满面春风，朝我眨巴着眼说：

“岩双，走，回去让全家人欢喜一场吧！入了信用社，进了活财门，连讨媳妇都能借到钱啦！……我先不信，多亏乡长跟我说了半天，我才试着向村里的理事主任申请，哈哈，岩双，我全瞒着你们哩，一心等做出龙来才现爪……”

我这下可明白了——唉，我也许真的不象一个大人，连这些当家立户的事都不操心——，嘻嘻笑着，有心逗逗爷爷，大声问他：

“爷爷，你以后不到金銀洞去了吧？”

爷爷大笑，转过身来，朝众人一摊手，说：“你们看，这小孙子可厉害哩！哈哈哈……雷佐山神下凡啦，信用社正是人间的金銀洞……”

索凹在旁插了一句：“可惜曼短和广幸两村受了冤枉，一直被人骂了几百年！”

“世道变了！”爷爷忍住笑，摸着我的蓬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老辈子取下的村名也得改改啦！”

……

从那天起，关于新的生活本身就有金銀洞这个事实，代替了早先那个荒唐的神话，就在我们边地的村村寨寨流传开了。

1957年4月芒市

## 牧 场 奇 遇

朱德普

一九四九年，我在边纵游击队的时候，有天早上，淡金色的阳光喷上了远远的雪山顶，我正在参加操练。支队部杨参谋跑来，叫我出列，命令我把一封重要信件，送到拉贡山上三大队。杨参谋办事耐心、精细，他拍拍我的肩，轻声嘱咐：“这些天，保安团敌人封山口紧。记住，棒头打不死苍蝇，要沉着、机警！”

心里象开了雪莲花。我双脚立正：“报告，请党信任我，保证把信送到，回来见你。”

参谋笑了，亲切地拉正了我的军帽说：“党信任你——小红萝卜，快化装去。”

小红萝卜，算我的外号，也算同志们对我的爱称。论年龄，我不小，已满十五岁。就是个子不争气，跟“三八”大枪一比，才高出半寸。每逢过节、打胜仗，同志们一个个把我腮巴骨一端，从地上“拔”起来转圈圈。巧的是，我脸盘又黑里透红，“小红萝卜”外号就自然形成！可是，平时严肃的杨参谋喊这外号还是头一回，又听他轻声细语这一说，真象吃下一大串糖浸山林果。

“党信任你”，这话比金子还贵，赛过蜜甜。世上有什么

比党的信任更动心，更吸引人呢？我明白杨参谋说的“封山口紧”，指的是离山口不远那条小街，街上驻着国民党保安团，设着哨卡。带着信，怎样闯过哨卡呢？

杨参谋帮着我化装，穿起破藏袍，戴起毛毛帽，套上羊皮靴，腰带上插了把小尖刀。再给肩上挎了个羊皮袋；里边装了草药。

我走时，还听同志们在身后说：“杨参谋手真巧，装扮小红萝卜，真象个藏胞卖药郎。”有的说：“小红萝卜还能不象？去年参加队伍后就在宣传队，一口藏话，演啥象啥……”

我回头望去，杨参谋还在招手。我心头热乎乎的，朝山下迈的步子更快了。

挨临山脚，透过杉林，隐约见到那条小街。我爬上一棵枝叶繁密的杉树，伸头探望，小街子冷冷清清。几家藏胞屋顶冒着淡淡的炊烟，几只老鹰在街头哨卡上空嘶鸣，旋转。卡子上，保安团的两个卫兵，在火塘边抱着大枪蹲着烤火。

我跳下树，扒起些潮湿泥土，糊在靴子、手背上，绕过山口，钻出杉林，哼起了藏胞山歌，朝着小街子走去：

雪山上黑云层层盖，  
山上的树要发芽呵，  
可惜青芽长不出来，  
河里的水要欢流呵，  
可惜冰层将它压盖……

“站住！死古宗！”国民党兵称藏胞“古宗”。哨卡前两个卫兵，吼得象打破锣。一个鼻尖上长颗黑痣的家伙，把枪筒一戳，碰在我肩上。我装出几分畏怕，微弯着腰，后退了两步，摇摇头说：“麻撒。”这是藏话不知道的意思。